

平民皇后的乡愁

朱志刚

在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城正东十四公里处,有一个高大的土丘,上面种满了松树柏树。在一望无际的冀东南平原上,它宛如一座青山,当地人称它为“窦氏青山”。这座“山”在这里静静地矗立了2000多年。它是一座西汉时期人工建造的“山”,是一座具象化的“坟冢”,它寄托了历经西汉三朝的窦太后窦漪房对故土、对亲人深深的牵挂。她下诏将父亲的坟冢修得高高的,就是为了她在千里之外的长安能望到故乡,让乡愁找到栖居的港湾。

窦漪房何许人?她是汉文帝的皇后、汉景帝的生母、汉武帝的祖母。她从孤苦无依的农家少女,到权倾天下的太皇太后,一生跌宕,半生荣光,可午夜梦回时,萦绕在她心头的,不是未央宫的威仪和凤冠霞帔的尊贵,而是清河岸边的蒲草,是观津故里的炊烟。

窦漪房出生在赵国清河郡观津县(今武邑县)一户农家,父亲为避战乱,隐居乡野,以垂钓为生,却不幸坠河而亡。不久,母亲也撒手人寰,从此只剩下窦漪房与兄长窦长君、弟弟窦广国三个孤儿。那时的窦漪房,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女,每天挖野菜、拾柴,在荒野与茅屋间奔波,尝尽了人间的饥寒与辛酸。清河的溪水、观津的土地,滋养了她骨子里的温婉与坚韧。她不懂什么是荣华富贵,只盼着能吃饱穿暖,与兄弟相守故乡的土地上。

汉惠帝初年,朝廷在民间选拔“良家子”入宫侍奉吕太后。为了换得几斗粮食让家人活下去,窦漪房含泪告别故土,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途。车轮碾过故乡的土路,茂密的枣林、茅屋的炊烟,都成了眼底模糊的光影。她不知道,这一去便是半生漂泊。

朱墙高耸,楼阁巍峨,却关不住少女的乡愁。窦漪房作为吕太后身边的一名普通宫女,每日小心翼翼,谨言慎行。夜深人静时,她蜷缩在宫墙的角落,望着长安的明月,回想着远方的故乡,思念着不知生死的兄弟。

吕太后晚年,为拉拢诸侯王,决定将宫中宫女分赐给各诸侯王,这让窦漪房心中燃起了归家的希望。她的家乡清河郡隶属于赵国,她只想被分到赵国,离家乡近一点,方便寻找失散的亲人。她倾尽所有找到负责分派宫女的宦官,希望能将自己的名字写进赵国的名册里。宦官满口答应,却转眼便将这事忘到了脑后。名册敲定,窦

漪房才发现自己被分到了偏远苦寒的代国。那一刻,她所有的希望瞬间崩塌,一个小小的宫女根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代国离故乡千里之遥,这一别或许此生都再无归家之日,再无见亲人之期。在被迫登上前往代国马车的那一刻,她望着故乡的方向,心中的执念愈发深沉。

来到代国后,她的温婉与淳朴深深吸引了仁厚温和的代王刘恒。在代王的呵护下,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她先后生下长女刘嫫、长子刘启、幼子刘武,儿女绕膝,亲情相伴,暂时抚平了乡愁的伤痕,那是她度过的最幸福恬淡的时光。

公元前180年,吕太后病逝,诸吕之乱被平定,朝臣拥立远离朝堂的代王刘恒为帝,也就是汉文帝。其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,窦漪房以太子生母的身份,被册立为皇后。她深知民间疾苦,始终记得自己从乡间的茅屋中走来,记得那些饥寒交迫的岁月,记得百姓的不易。她向刘恒提议,宴请天下所有鳏寡孤独之人,并赐给生活穷困之人布匹、米面、肉食,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、九岁以下的孤儿,分别赐给每人一石米、二十斤肉、五斗酒、两匹帛、三斤棉絮。文帝欣然同意,并大加赞赏。她还劝文帝减轻徭赋,让历经战乱的天下得以休养生息,为“文景之治”奠定了根基。

她回到了长安,却依旧回不到故乡,依旧寻不回失散的亲人。她下诏寻找窦长君与窦广国,历经数年,终于有了消息。原来,弟弟窦广国在她入宫后,四五岁时便被人拐卖,辗转十余年,被卖到宜阳山中挖炭。后来,他听闻新皇后姓窦,原籍清河观津,便不远千里来到长安,上书陈述幼时往事。文帝召见窦广国,他细细讲述与姐姐分别的场景。听着弟弟的诉说,姐弟之情在这一刻急剧爆发,她紧紧抱住失散多年的弟弟,文帝与侍从无不落泪。

父母葬在观津故里,茅屋早已破败,可她身为皇后,再也不能像平民一

般随意回到故乡。她下诏在父亲溺水的地方建起一座雄壮的青冢,每当清明,她站在汉宫的高台上,向着观津的方向遥寄哀思。无法归乡的无奈,化作一缕绵长的愁绪。

文帝中期,窦漪房因病双目失明,她的世界陷入黑暗,可心中的故乡却愈发清晰,乡愁愈发强烈。黑暗中,乡愁成为她唯一的光,支撑着她走过岁月的风霜。

公元前157年,太子刘启即位,为汉景帝,窦漪房被尊为皇太后。即便尊为太后,她依旧未改初心,未忘乡愁。她依旧节俭,心系百姓,坚守着平民时期的本心。她时常对景帝说起观津的故事,说起父母的恩情,叮嘱景帝要以民为本。

七国之乱爆发,窦漪房以太后之尊支持景帝平叛。她深知,战乱只会让百姓流离失所,只会让更多人像她年少时一样骨肉分离、背井离乡。她不愿看到天下百姓重蹈自己年少的覆辙,这源于她的平民出身,源于她的故乡之思。汉武帝即位后,窦漪房成为太皇太后。

晚年的窦漪房行动不便,可心中的乡愁丝毫未减。她时常坐在窗前,听着宫外的风声,仿佛又回到了观津的清河岸边,听着河水潺潺,听着芦苇作响。她一生辅佐三代帝王,从平民到皇后,到太后、太皇太后,她拥有无上的权力,拥有无尽的荣华,可终究未能重回故乡观津,未能再看一眼故乡的土地,未能再看一眼故乡的茅屋,恰恰是她的平民出身和缱绻乡愁让她的施政助推了西汉发展。

和对的人聊天
像在给自己充电

●如梦令

林帝浣 画

春天的耳语

高自发

着“呢喃”起来。柳树摇曳的枝条上,趴着一排不安分的芽儿,它正被出芽的痛楚与甜蜜交织缠绕着。植物的萌芽,同人类的婴儿出牙一样既痛又痒,让柳树抱着春风不断地颤抖、呻吟。

平明,我在一处向阳的墙根,听到一棵泥胡菜跟另一棵泥胡菜喁喁私

语,它们在讲被冰雪填满的日子,无数次梦见春天的暖阳,它们在诉说对新生的渴望和憧憬。我蹲下身子,拂去它们头顶松软的腐叶,耳边又回响起昨夜,遥远的冰裂声和柳枝痛与痒的呢喃,突然觉得自己因琐碎日常而渐生茧壳的心,变得温暖而又蓬勃。

春天跟每一个冬夜里醒来的人耳语,她用各种奇妙的声响打破冬的沉寂,她不停脚地奔跑,打着和谐有力的节拍——那是世间万物破茧重生的快乐节奏。

星期文库

南宋诗人故事之六

独行不愧影

晏建怀

说起南宋理学家朱熹,几乎无人不知,但说到另一位理学家蔡元定,熟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。当初,蔡元定问学于朱熹,对谈数语,朱熹立即惊叫道:“此吾老友也,不当在弟子列!”佩服之情,溢于言表。

蔡元定,字季通,建宁建阳县(今福建南平市)人,少年聪颖,八岁能诗,日记数千言,过目不忘,堪称神童。他从小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,及长,结庐建阳西山绝顶,埋头苦学。后师事朱熹,著有《原辩》《律吕新书》等书,成为一代理学大师。《宋史·蔡元定传》载,朱熹十分佩服他博闻强记,曾说:“人读易书难,季通读难书易。”朱熹视其为讲友,对他的为学精神评价尤高,在书信中有“临风引领,似已闻采薇歌”的赞语。他不特学问深厚,在南宋那些学富五车的大师级人物之中,还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。为什么?他学问好,却不好做官。

蔡元定与朱熹,一个结草庐于西山,一个建晦庵草堂于云谷山,二者隔山相望,近在咫尺,要讨论学问时,便在夜间悬灯相约,故有“悬灯相望”的佳话。他们广博而深厚的学问,吸引着各地的学子云集,蔡元定随之声名远播。当时的太常少卿尤袤、秘书少监杨万里联名将他推荐给朝,朝廷下诏召他做官,蔡元定却称病坚辞。

然而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朱熹晚年,卷入了外戚韩侂胄和宗室赵汝愚的政治斗争,韩侂胄开启“庆元党禁”,朱熹被斥为“伪学魁首”,遭到罢官去职的处罚。朱熹门生学友牵连甚广,蔡元定也难逃厄运。庆元三年(1197),朝廷将一介布衣的他,以“羽翼之罪”流放到南蛮之地的道州(今湖南道县)。

蔡元定获罪后“不辞家即就道”,竟然连家人都不打招呼,就赶往三千里外的道州。朱熹率数百门徒为他饯行,众学子愤慨,叹息甚至悲泣,蔡元定却泰然自若,“不异平时”。

蔡元定看到弟子师友们一片悲戚,当场赋诗一首道:“天道固漠漠,世路尤险巇。吾生本自浮,与物多瑕疵。此去知何事,生死不可期。执手笑相别,无为儿女悲。轻醇壮行色,扶摇动征衣。断不负所学,此心天所知。”安慰同道们“执手笑相别,无为儿女悲”。

蔡元定虽远谪千里之外,生活困苦,但他浑不在意,还不忘经常给孩子们写信,教他们为学、为人,他曾在书信中教育孩子们说:“独行不愧影,独寝不愧衾,勿以吾得罪故遂懈。”而这,与其说是教育后代的勉励之语,毋宁说是他自己的现身说法,不怕嘲笑、不怕误解、不怕屈辱、不怕打击,表达了他坦荡的胸怀,且执著于学问追求,心无旁骛,至死不渝的决心。

春天在寒冬启程,她蹑手蹑脚,脚步放得很轻很轻,但还是被我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。

夜里,有几只流浪猫在对唱,那荷尔蒙含量爆表的长腔短调,仿佛一种隐秘的宣告。当猫儿的赛歌会暂歇的一刹那,耳中突然传来一声轻微的“咔嚓”,这声音来自遥远大河上的坚冰。那是河里一条先知的鱼,从冬天的梦里醒来,翻了一个身,尾巴扫了一下坚冰,春天就轻轻打了一个哈欠。

哈欠是会传染的,河边的柳树跟